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憲集卷十四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歴臣郭祚熾

文憲集卷十四

明 宋濂 撰

跋 凡四十八章

恭跋御製勑文下方

皇帝臨御之七載益宏敷教治優老禮賢孳孳如弗及時則有若翰林學士承旨臣同春秋七十猶以文學在侍從論思之列其意以為幸逢有道之君何忍去之休致之請久而不敢發上見同皓首蒼顔與白面少年旅

進旅退於班行中惻然憐之八月甲辰特降致仕之命
續社期年且官其一子魯名同入賜坐從容慰勞之夜
漏下十刻始勅内官扶掖而還乙巳上親製文一篇以
賜同仰瞻天藻之華無任欣躍既奉表詣殿庭稱謝又
以副墨勒諸貞珉昭示悠久臣濂聞之君臣遇合自古
為難非道之符契情之感孚鮮有善始而善終者今同
年雖耄耋拳拳戀闕之心皦如出日忠欵自將不替往
初上憫其衰暮不欲煩之以事令優游田里以終天年

恩數便蕃視昔有加上下之間可謂兩盡其道猗歟盛哉昔宋孫宣公奭自翰林侍講學士乞致其事仁宗嘗賜詩一首詞臣尚載之簡册至今以為美談矧我皇上
睿思天成神文炳煥其功侔造化經緯圖書足以昭明政體用風厲四方詩云乎哉是將傳之億萬斯年永永無斁而同之名氏在奎壁光芒之中亦因是不朽誠千載之一逢也傳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天下之士聞之有不鼓舞而淬礪者乎臣職在國史謹已備載日歷復

因同之請恭書於下方云是月癸丑翰林侍講學士知

制誥同脩國史兼太子賛善大夫臣金華宋濂恭跋

恭跋御賜詩後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詒謀悠久必日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孚之時或相與賡歌或褒以詩章或燕之内殿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侈為觀美所以禮賢俊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書諸簡編者可以見

之矣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奭油然有感於宸衷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為之賦成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率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詣東皇閣次第投獻上皆親覽焉復寘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勅大官進天厨奇珍内臣行觴觴已上顧臣曰卿何不盡飲臣出跪奏曰臣荷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桮酌志不攝氣或愆於禮度無

以上承寵光爾上曰卿姑試之臣即席而飲將徹上復顧臣曰卿更宜釂一觴臣再起固辭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臣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為臣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强一吸至盡上大悅臣顏面變赬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臣既醉下筆傾欹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上遽召臣至命編

脩官臣右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上更勅給事中臣善等賦醉學士歌云臣既退竊自念曰臣本越西布衣粗藉父師明訓弗墜箕裘之業而已一旦遭際聖明遣使聘起之踐歷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不覲日月之光如此者凡十又七年叨冐恩榮夐絕前比所幸犬馬之力未衰誓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天寵屢加雲漢之章照燭

下土臣竊自靖度何足以堪之雖然傳有之泰山不讓

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

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洪惟皇上尊賢下士講求唐虞治

道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亦昭被非常之殊

渥六合之廣其有抱藝懷才者孰不思踊躍奮厲以揚

於王庭哉臣按南有嘉魚之詩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

燕以樂序者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皇

上寵恩之便蕃抑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不

宜受天百禄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臣雖無所猷為願持此以頌禱於無窮哉古者修君之命勒諸鼎彛藏諸宗廟嗣世相傳以至於永久臣敢竊援此義礲玉為軸裝褫成卷什襲珍藏以顯示來裔給事中臣善等應制諸詩附録其後而賢士大夫聞風慕豔而有作者又别見左方云是歲九月戊午朔具官臣金華宋濂謹記

跋宋高宗賜劉大中御札

光尭宸翰初倣黄庭堅時劉豫亦使人習庭堅書近臣鄒億年恐緩急或致亂真奏止之遂改學米芾體至紹興初又改法二王往往皆能逼真今觀與劉大中御札尚類庭堅書考其歳月其當在建炎之初耶大中參知政事時與趙忠簡公鼎不主和議賊檜遂使蕭振劾之則大中者其亦君子也夫

跋高宗所書神女賦

右宋思陵所書神女賦法度全類孫過庭且善用筆沉

毅之中兼有飄逸之態然思陵極留心書學九經皆嘗親寫故其用功為最深此卷乃禪位後所書時春秋已高而猶弗之廢誠可謂勤也已使其注意於虞夏商周之治父讎不至不報王業未必偏安抑又可歎哉卷首有奎章閣鑒書博士印蓋天台柯敬仲為是官時所鑒定云

跋新刻孝經集註後

予舊友呂君遂出守合肥患寇盜未息而民或不知有

父子之親因刻孝經集註于學宫俾家傳而人誦之嗚呼吕君之意則善矣亦幸遭夫有道之朝尊用儒術故得以專行其志焉爾何以言之昔者宋梟為隴右刺史患凉州多寇叛欲多寫孝經令家習之庶幾使人知義蓋勲力諫梟不從遂奏行之詔書詰責坐以虚慢夫教人革心從善者莫踰於聖經顧乃視為迂遠遲頓之器宜乎漢祚之不振也宋梟之事與吕君正同而其幸不幸有如此者非其人才之相懸實以所繫之時或不

俾也抑嘗聞在宋之季雪巖先生鄭公霖因講中庸一篇而使寇退不敢來攻城者此又明效大驗見於事為非止空言而已也有若呂君此舉實知為治之要而非刀筆吏所可及予恐流俗之末能喻也猶以為迂故為題諸篇末如此云

跋太古遺音

士大夫以琴鳴者恒法宋楊守齋續所以法續者以合於晉嵇康氏故也而其中不無可疑者建樂立均貴乎

和平宫君而商臣君尊而臣卑有不可毫髪僭者康當晉欲代魏之時憂憤無所洩所制廣陵散操特慢商絃至與宫等其聲忿怒躁急不可為訓尚可以為法乎此其可疑一也古者協管以定正宫以正宫為聲律之元也令纉以中吕為宫則似用旋宫之法既曰旋宫則諸律何不能各為宫乎其與獨彈黄鍾一均者又何異竊意古人必随月用律決不若今之膠固不通此其可疑二也千載之下正音寥寥失傳安得知有虞孔子之遺

音者相與論斯事哉令閱此書不覺為長嘅

跋重刻吉日癸巳碑

趙之贊皇有吉日癸巳四字在壇山崖石間世傳為周穆王書宋皇祐四年九月宋景文公自亳遷鎮陽過趙始遣人訪得之令劉莊者因鑿移郡廳筆力確峭有劍拔弩張之勢其吉日字往往與周淮父卣伯頎父鼎齊侯鎛鍾諸欵識合實二千年奇迹也歐陽文忠公家藏金石遺文甚多其最遠者唯毛伯伯冏二敦銘及此文

而已趙明誠繼著金石録獨以筆畫類小篆為疑令用周宣王時石鼓文攷之其字形多如小篆恐當時與古文科斗書兼行至李斯始以此擅其名爾明誠已信石鼓為周人之書何獨于此而疑之耶濂既手摹刻於浦陽山房恐人惑也又不得不辯

跋蔣山法會記後

予既從祠部羣賢之請為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盡纖微近者蒲庵禪師寄至鍾山稾一編其載祥異事尤悉

蓋壬子歲正月十三日黎明禮官奉御撰疏文至鍾山
俄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子如荳或謂娑羅子或謂天
華墜地之所變十四日大風晝晦雨雪交作至午忽然
開霽上悅敕近臣於秦淮河燃水燈萬枝十五日將旻
蕆事如記言及事畢夜已過半上還宮隨有佛光五道
從東北起貫月燭天良久乃沒已上三事皆予文所未
及蒲庵以高僧被名與聞其故目擊者宜詳而予耳聞
者宜略理當然也屢欲濡毫補入之會文之體製已定

不復重有變更保寧敏機師請同袍以隸古書成兹卷來徵余題故為疏其後使覽者互見而備文云

跋韓忠獻王所書義鶻行後

右韓忠獻王琦所書杜甫畫鶻行端嚴厚重古所謂顏筋柳骨殆無以過之展卷熟視則夫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其氣象猶可想見其彷彿也朱文公有云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未嘗有一筆作行草勢以此觀之王之為人由中達外無斯須不本

於誠故其建功立事凝定不揺德在生民而名著史冊宜也視彼傾欹偃仆常若太忙中書者則其躁急寛易相去何如哉

跋包孝肅公誥詞後

右包孝肅公誥詞一通其十五世孫宗禮所藏宗禮以古錦裝潢成卷請瀌為之題識瀌不敢讓因跡其事而歸之其云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池州者宋制於庶官之外別加職名以厲行義文

學之士出於一時恩旨非有必得之理所謂龍圖閣則大中祥符中建在會慶殿西以奉熙陵御書直學士則祥符四年置班在樞密直學士下至祥符六年始詔結銜於本官之上尚書兵部員外郎即係階序初不掌其部務乃元豐所改朝請郎若知池州則其職事也其階自兵部員外郎轉刑兵郎中者六部分二十四司其兵刑工三部非歷館職任轉運副使以上者不遷公嘗為京東河北轉運故有此擢然兵部員外郎在前行刑部

郎中在中行由前行員外而陟中行郎中此超遷之法也其云中書令中書侍郎刑部員外郎知制誥臣宣奉行者凡中書所出命令皆承制畫旨以授門下省令宣之侍郎奉之舍人行之留其所得旨為底而謂刑部員外郎知制誥者當時三省無定員故以他官掌之也其云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中書舍人判偉者中書舍人凡六員亦為所遷官實不任職復置知制誥及直舍人院主行詞命與學士對掌内外制舍人有闕故以學士

兼之偉當是楊偉時與歐陽脩胡宿趙槩楊察並為學士也其云左右僕射不名者宋初命相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為真拜而左右僕射皆為空官相銜帶之亦以寓禄秩序位品而已時文彦博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富弼以尚書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銜當帶之雖不名必知其為二公也其云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同判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同判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崇文院檢討判公著者絳乃韓絳奎乃具

奎二人者嘗以言事被黜奎知壽州絳知河陽府召還尚書未久公著乃呂公著方居下僚後三十年始與文彥博共秉鈞軸而謂判與權同判則真領其執事者也其云主事令史書令吏者三省皆有之呼為省吏唯尚書最多至於六十有四都事三主事六令史十有四書令史三十有五守當官六各分房分日而祇事也其云都事高允廸受付吏部者蓋門下吏上受之中書下付之尚書必歷三省而後備所以誥命聯著三省位銜也

其云至和三年八月日下者至和止二年而三年為嘉祐元年今云然者三年九月庚寅命宰臣攝事於太廟辛卯恭謝天地於大慶殿大赦改元制下乃八月之初所以尚稱三年也惟公居家孝友立朝剛正清風峻節百世師法有不待區區末學之所褒贊姑以舊聞疏之如右文質直而無潤飾庶使世之讀者咸悉其意焉公平生遷官凡二十有七此乃二十一次所授制中謂白雲之司蓋黄帝時以秋官為白雲公遷刑曹故行詞者

援其故事云

跋羅鄂州小集題辭後

濂既造鄂州小集題辭或曰諸文章家多曰集此獨加以小云者其亦有所說耶濂曰鄂州為郡日靜春劉先生實為倅二公相得驩甚及鄂州卒于官靜春撫柩哭曰公輔器也竟止於斯邪人雖亡文不可亡也亟裒遺稾入梓以不暇求全也故號之為小集云惟鄂州平生著文頗多當時諸公咸服其精妙而朱文公楊文節公

尤用歛袵鄂州嘗手書陶令祠堂記社壇記爾雅翼後序三篇寄樓宣獻公樓公每為子弟誦之又重書以遺從子深昂謂後之作者欲論淵明及社稷事恐無以過此復恨爾雅翼一書未能見之則其敬愛有不在朱楊二公之下濂竊意其雄文偉論照耀簡冊如三篇之比者决不為少今所存僅止於十卷而已不亦重可惜哉近歲以來兵火迭變其出於薦紳之所藏者又非静春所裒之舊鄂州賢子孫宣明才務極力蒐羅成書以傳

故因或人之問附其說於題辭之左使知鄂州之文已非全書其幸存而未泯者天下學士尚宜相與謹其傳焉

跋東萊止齋與龍川尺牘後

龍川陳文毅公與東萊呂成公止齋陳文節公契分深厚故其所與書牘頗多初不止此三帖而已東萊前一書蓋乾道九年癸巳秋所遺書中云永嘉復報士龍之計海内遂失此人者士龍常州守薛季宣也常州得衰

溉道潔之學道潔則程門髙弟及師蜀隱者薛翁而深於禮學者也常州既有所傳授見諸事功灼灼可信年僅四十以死故東萊傷之也又云朱元晦近遣其子來此讀書頗知其日用間地步亦自寛展前此傳聞多過者其子名埜字受之晦翁之冢嗣當時論晦翁者或有迫狹之譏而龍川亦甚病其細碎故東萊謂傳聞多過將示微意以規之也後一書葢淳熈五年戊戌冬所遣近字下有闕文當是鞏仲二子鞏仲者名豐東萊弟子

官至提轄左藏庫世稱粟齋先生者也書中云碌碌竊禄如昔者東萊官秘書至是已二年十月十七日復陞為著作郎書因在官所發故兼云竊禄也又云田間雖曰伸縮自如治生之意太必則與俗交涉敗人意處亦多者時龍川伏闕三上書極言社稷大計阜陵覽之感奮出涕將以种放故事不次用之左右用事者亟來謁見欲掠美市恩龍川不出遂踰垣而逃絶江竟歸且以為不得行其所志欲有事生産作業故東萊以此諷之

也止齋一書蓋紹煕二年辛亥秋所遣書中云老兄數年以來再脫於禍者龍川以使氣過銳結怨羣小遂薦中奇禍其一則淳煕十一年甲辰之春醉中大言為盧氏子所訢就逮棘寺其一則紹煕元年庚戌之冬十二月以呂天濟之死誣其有謀又下詔獄甲辰至庚戌僅七載故云數年也又云浙西別業稍有倫序願為擇鄰之計者龍川常言鄉里不可居欲還京口以扁舟出入吳松江上故止齋用以為勸也所謂兩塔入舘即林子

燕徐冲所謂應之即東萊門人無為軍教授石宗昭子約即東萊之弟太府寺丞祖儉也竊惟東萊以中原文獻之傳倡鳴道學于婺麗澤之益邇沾遠被龍川居既同郡又東萊之從表弟雖其所志在事功不能挈而使之同反覆摩切之其論議或至夜分要不為不至也止齋留心於古人經制三代治法雖出於常州者為多至於宋之文獻相承所以垂世而立國者亦東萊亹亹為言之而學始大備考其一時學術人材之盛而能照耀

於古今者不歸之朋友講學之功抑豈可哉然即此三帖而觀警戒飭導無所不至亦後世之所不及歆豔之餘而感慨係之矣新遷蘿山無文字尋究姑即所知者而疏之左方若夫三君子行事之詳史皆有傳非後學之敢輕議也

跋東坡書乳泉賦後

蘇長公以紹聖四年丁丑二月責授瓊州別駕安置儋州六月渡海七月十三日至儋僑寄城南鄰於天慶觀

覩有乳泉故公為援筆賦此元符三年庚辰公居儋已四年會正月祐陵登極大赦天下五月移公廉州六月還瓊復渡海至廉七月又以皇長子生國有大慶遷舒州團練副使量移永州八月終方自廉啟行賦後題云庚辰歲七月十三日書則正在廉時也十一月行至英州又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任便而居公遂度嶺南還明年為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至毘陵六月因疾苦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二十八日遂薨公之書是

賦時年已六十有五距其薨僅隔一歲實為晚年之筆李侍郎徹之謂其筆老墨秀挾海上風濤之氣當為海内蘇書第一誠知言也哉濂嘗見漳水鄺元璵跋公眉子石硯歌四十五字斷簡謂日百閱而弗之厭使其見此吾知其必日百拜而不止也然公之薨未幾辭翰皆為世大禁而狗鼠之徒如霍漢英輩猶鳴吠不已磨刻焚燬無所不用其極而斯卷無纖毫不完豈公妙墨所在或有鬼物呵護之邪

跋東坡所書眉子石硯歌後

右蘇長公所書眉子石硯歌一卷卷後題云開府密國公家藏文有跋文一通中引漳水野翁言甚悉末但書樗軒二字亦不著其名氏鄭君仲舒以讀者或未之知也持以相示俾瀌得以詳識之瀌按蘇公此歌爲胡閭作傳藻述公紀年其所爲詩歲月多可知獨在翰林日莫能定其先後蓋公以元祐元年丙寅十月十二日入翰林知制誥四年已巳二月三上章乞越州三月始得

吉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此歌之作龍溪錢氏謂在元祐初年其必有所考矣容國公者金之宗室名璹字子瑜興陵之孫越王之長子所謂樗軒即其號也能詩文家藏法書名畫幾與中秘等趙侍讀楊禮部雷御史諸公皆推重之滹水野翁者武寧軍節度使酈瓊之子名權字子輿安陽人故以滹水自稱亦能詩文以門資叙官不達朝廷高其材明昌初以著作郎召之是兩人者皆尊尚蘇學故寶愛其書尤為至觀其所鑒

賞之言蓋可見矣然自海內分裂洛學在南川學在北金之慕蘇亦猶宋之宗程又不止寶愛其書而已嗚呼士異習則國異俗後之論者猶可即是而考其所尚之正偏毋徒賓品評於字畫工拙之間也

跋東坡頻濵遺墨後

右蘇長公少公兄弟遺墨長公之事臨川危先生題之既以詳矣瀟則畧疏少公大節於左方云少公正直不阿力詆章蔡不遺餘力紹聖初因上疏言事泰陵怒其

以漢武方先朝落職知汝州曽未幾何犀邪共譖再黜知袁州未至降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謫筠州三年又移化州别駕安置雷州此帖葢發筠之時所遣故有某已治行二月中南下愈逺髙誼之言也然少公屢遭逺竄凡至竄所輙閉戶著書人間慶吊之禮一切謝絶雖親朋少見其面故又有新歲不遑馳賀實以憂患相仍之語也今觀少公字畫僅平平耳其視當時擠陷之者力追羲獻而姿態横逸未嘗無其人後之君子

不彼之實而獨寶此者則夫人心是非之公猶凜然也吁可畏哉

跋黄魯直書

右太史黄公書李白秋浦詩凡十七首筆勢瀟洒皆超軼絶塵觀公所自題謂寫此時雲日流煥移竹西牖下旋添新翠有携幽禽至者時見新音琴琴可聽則其情景相融盪而生意逸發於毫素閒至今如玉飛動當是時公方謫涪州別駕自常情言之必憔悴無聊所見花

鳥濺淚驚心公乃能藉之游戲翰墨無一髮隕穫之意非行安節和夷險一致者有弗能也昔人稱公以草木文章發帝杼機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世之相後使人躍躍興起者豈欺我哉紹聖二年公年已五十二故此書蒼勁比舉學官丞秘書時如出二手當時錢穆父不能深知猶病公為拙公嘗謂李致堯云書要拙多於巧近時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嗚呼公言其有所感也夫

跋黄山谷書樂府卷後

右行書一卷涪翁五十九歲所書葢晚年之筆也翁初與周子發後游荆得名本蘭亭始悟古人用筆意及謫黔中見藏真帖於是結體飄逸頓入妙品人以學子發為言而翁深諱之矣然翁寫此時正自鄂渚遷宜州當屢譴之餘孰能不鬱鬱於中翁則游戲翰墨書雜辭二千餘言以寄其嫺家李棨德索驩欣和豫之意尚洋溢於行間其樂天知命為何如覽者若有得於斯則於問

學之益不少矣字畫云乎哉

跋黄山谷贈祖元師詩後

黔安居士書自紹聖乙亥謫黔中之後得藏真自序於石陽林家落筆頓覺超異此卷乃名還時所書居士年已五十七矣其為妙絶有不容言者至若其詩則為祖元大師而賦師和義人族王氏能用五行書察人休祥性尤嗜琴學之二十年弗厭搆霜鍾堂畜雅琴十餘遇嘉賓至欣然鼓一再行或坐此君軒對竹嘯咏居士嘗

寄詩題軒中及聞東遷師自三禜追至瀘川餞之居士嘉其勤因疊前韻贈焉夫居士之在中朝惇卞輩平日以士大夫自居反不相容至於擯斥五溪蠻蜑之鄉而師以一浮屠氏乃能不遠七百里而送之則其尊賢尚德為何如要不止精於琴學而已也詩中第五句有孤臣蒙恩已三命之言按居士辭免吏部員外郎狀元符庚辰自戎州起發五月復宣德郎監鄂州鹽稅十月改奉議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十二月發夔道建中靖

國辛巳三月出峽州始改朝奉郎知舒州或疑居士之賦是詩在於辛巳之正月九日辛未當時僅授二階不應前兩月遽云三命殊不知夔道初發之時已聞有守舒之權第未嘗被詔命爾不然其和丹稜楊皓詩亦未出峽所作何以有老作同安守之句耶此蓋不難知者也詩序云并簡周彥公周彥名庠皇祐進士夢易之子師之犀從弟程遵誨之門人七歲能文後舉八行大司成考定為天下第一詔旌其門授潼川府教授辭歿謚

賢節先生東坡頴濵及范忠宣公皆稱其人所著有氷壺集二十卷亦一知名之士謾附及之非惟見居士擇友之精而師之昆季清標雅望足以承居士崇奬之重庶幾覽之者有所發哉揚子雲之揚文宜從手今改而從木者其偶誤耶抑或别是一人耶

跋蘇叔黨書黄山谷慈氏閣詩後

右涪翁慈氏閣詩斜川居士蘇過叔黨書而翁又自題其後初翁作承天院塔記朝廷謂其幸災謗國以崇寧

二年癸未自鄂謫宜州十二月十九日發鄂渚三年甲申二月二十一日過洞庭經潭衡至永州三月遊太平寺登閣而賦是詩已而寓家於永獨赴貶所五六月間至宜四年乙酉九月三十日而翁竟卒至若斜川隨父文忠公謫海上則元符三年庚辰五月量移廉州七月又移永州八月自廉啟行十一月至英州既更赦度嶺南還明年為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至昆陵七月而文忠公沒遂營葬於汝州之郟城因家潁昌竊考斜川

發蕪州日翁尚在戎州五月始復官十二月自戎過江安明年三月方出峽則斜川已將至毘陵及翁謫宜過永賦詩乃後斜川南還之四年僅踰一十八月而翁又沒矣不知何地相傳為翁書此而翁又自題之邪聞見不廣兼之老病多忘無以索知其故可愧也然瀌見斜川書頗多此紙尤精采煥發却決為真跡無疑翁詩自注晚與曾公衮同登公衮南豐人名紆曾魯公布之子時編置永州亦三年矣

跋褚士文書廉仁公勤四箴後

昔者西山先生真公守長沙日以廉仁公勤四事為同僚之勸其門人莆陽王邁實之因敷繹其義作此四箴西山愛之甚嘗揭於幕府之壁及復齋陳宓師復為之別書一卷西山又跋云實之之箴明厲峻切讀者已知竦畏復齋之字森嚴清勁有如端人正士在前尤當凜然興敬其語已刻在甲集第二十卷中蓋可考不誣也自趙魏公孟頫誤以為西山之作而世遂不知有實之

今觀武林褚士文所書此箴翰林褚公題者凡八人皆
襲趙魏公之誤如出一轍夫西山之文家傳而人誦之
讀者乃察之弗精若是殆将留神於其性理之大者而
於細微或在所可畧歟雖然晦庵朱文公之傳四書以
程夫子伯仲其道之同因不復識别通稱之為程子夫
兄弟既可為一人有若師弟子之間其學相傳未必不
同然則實之之箴謂之西山之所作亦可也計褚公之
意必當出乎此耳其豈有不知實之者邪濂也鄙夫徒

欲噲噲揺其喙不幾於大惑矣實之號臞軒讀書五行俱下終身不忘為文未嘗秘草登嘉定十年進士第官至右侍郎觀其為正字日因輪對遂及故相史衛王擅權事理宗諭止之實之抗聲曰陛下一則曰衛王二則曰衛王何容保之至耶上怒不荅徑轉御屏曰此狂生也其正色直言無所回挠類如此所論巴陵一疏尤人之所難言讀其文者思欲知其人復并及焉

跋子昂書度人經後

昔唐人好寫道釋家書以其書流俗之所恭事字畫或託之以傳令趙文敏公則不然蓋因其嬪魏國夫人管道昇仲姬之薨書度人上品經以資冥福耳然道家諸書多寇謙之吴筠杜光庭王欽若之徒所撰文多鄙俚獨度人經號為雅馴唐藝文志頗著其目公豈以其真可以度人耶公自承旨翰林以延祐乙未五月謁告南歸舟次臨清鎮而夫人薨明年庚申公為書是經年已六十七越二年當至治壬戌六月辛巳而公亦薨矣觀

其天機逸發出入右軍大令間實為晚年妙筆區區小夫唯見公蚤歲書槩以揷花美人為病使其覩此必將吐舌而走矣

跋趙子昂書老子卷後

趙魏公書此卷年始四十故筆力極妙極精有未易形容者時自集賢出佐濟南已閱十八月矣其謂士弘學士即李章肅公倜自號貟嶠居士性最愛道家言故求公寫老子而藏之爾

跋子昂書浮山遠公傳

趙魏公之書凡三變初臨思陵中學鍾繇及羲獻諸家晩乃學李北海此卷視北海最爲逼真誠絶代之寶也

跋子昂真蹟後

右蘇子瞻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詩一首趙魏公子昂所書公時年六十又四其從集賢學士進拜翰林學士承旨亦僅十有四月耳公自是更不遷官又五年而公薨矣公書之傳世者真贗相半非有識未易辨蓋真者

猝難入目筆意流動而神藏不露愈玩愈覺其妍麗則其氣索然不待終覽而厭之矣此帖實公晚年妙筆老氣翩翩逼人黄口小兒日百臨摹雖近終不近也公自題為月江學士書月江乃昭文館大學士張克明云

跋趙祭酒篆書後

友竹先生劉君諱籌番陽人也攻九流諸家言能得其肯綮之會嘗作通一畢萬圖以貫其旨間又謂學之所急莫過為善而為善尤在於及物乃佐其先府君闢道

架梁方六七十里閭人無行病復能振貧窶者以布帛
注疾病疕瘍者以善醫而宅兆之不良者必擇風氣靈
淑之地令改其葬故鄉之人無分戚疏稱為善士如一
辭國子祭酒趙公期頤為製一鄉善士四大篆以旌先
生之行時先師黄文獻公晉卿方名還禁林先生之子
爆遂請文以識其事黄公欣然書以遺之爆持之南歸
秘藏甚謹不翅虹壁之貴近歲以來番陽屢經兵燹六
丁挾雷電取之以去獨四大篆勵存爆將琢石勒於墓

隧之間聞瀌受業黄公之門求補其亡并鑱諸碑隂瀌謝不敢僣而爆屢使强言之昔者孟氏之論善士訓詁家以善蓋一鄉為説今人無踈戚咸以是名先生則其善誠足蓋一鄉矣非賢者而能之乎竊怪世人豪奪巧攘者衆不扼其吭而盬其髓有弗饜也其肯如先生利而振之乎歐陽子云為善者能有後托於文字者可傳於無窮黄公之文能亡趙公之四言足以盡昭先生及物之美垂之永久蓋無可疑況爆留情書傳研磨字學

已有成而思紹述先德尤拳拳夙夜靡忘豈非所謂有後者乎善之所及遠矣爆之孫子尚其引而弗替也哉

跋耶律文正王送劉陽門詩後

右送劉陽門詩一章中書耶律文正王楚材之所作也王生於金明昌元年庚戌貞祐三年丁亥始歸國朝今詩後寫云庚子之冬則王年已五十一歲其事太祖太宗兩朝亦一十有五年矣然不書曰某年而直題以庚子者蓋是時政尚簡實未有所謂紀元之事也距庚子

不過二年而薨矣此蓋其晚年所作字畫尤勁健如鑄鐵所成剛毅之氣至老不衰於此亦可想見陽門諸孫師稷來為浦江主簿以此卷求題因以為疏其歲月如此若王之大節天下之人皆能誦言之茲不復云

跋黄文獻公送鄭檢討序

自古師弟子閒不翅親父子然傳所謂父生之師教之其義誠一也故孔子之稱顏子則曰視吾猶父是顏子以父事孔子矣父子之道天性也父沒而手澤存焉子

或見之則泣下霑襟父師一也孰謂為弟子者有不然者乎予友太常博士鄭君仲舒黄文獻公之高弟也公懸車家食之時仲舒以外艱服除復入經筵為檢討官瀕行公遺序槀一通親加竄改時至浦陽江上與仲舒言別且致餞焉仲舒既屬繕書者入卷乃收序槀秘藏惟謹及公薨裝褫成軸每出展玩曰公吾父師也公不可見矣見公之手澤如見公焉言訖輙悵然遐思嗚呼仲舒之不忘公其盡師弟子之義者哉仲舒義門八世

孫家教薰洽在家為佳子弟出仕為名師儒與仲舒游者見其温恭可近輙自詑春風和氣之襲人臨川太樸危公稱南冠而北仕者以德行言之當推仲舒為第一流觀仲舒不忘其師如是餘則從可知矣太樸之言其真足徵哉予亦灑掃公門與仲舒為同志因相與一言之

跋柳先生上京紀行詩後

溓以元統甲戌伏謁先生於浦江私第出示上京紀行

詩卷乃永嘉薛居宗海所書時先生自江西儒臺解印家居上距分教灤陽賦詩之年實延祐之庚申已歷十五春秋洪武丁巳之正月濂方謝事歸田幸獲重觀於蘿山書舍相去元統甲戌復四十有四年於是先生墓上之草亦三十六新矣嗚呼六十年間人事變遷乃弗齊若是不亦悲夫先生之孫叔雍以濂嘗受業先生之門請題識其末三復之餘慨然為之興懐先生之詩與薛君之字人咸知貴之有不待區區之贊也

跋張孟兼文稾序後

濂之友御史中丞劉基伯温負氣甚豪恒不可一世士常以屈强書生自命一日侍上於謹身殿偶以文學之臣為問伯温對曰當今文章第一輿論所屬實在翰林學士臣濂華夷無閒言者次即臣基不敢他有所讓又次即太常丞臣孟兼孟兼才甚俊而竒氣煜然既退往往以此語諸人自以為確論嗚呼伯温過矣濂以無根蓈澤之文何敢先伯温令伯温之言若此其果可信耶

否耶縱使伯温非謬為推讓者才之優劣濂豈不自知耶伯温誠過矣唯言孟兼才之與氣則名稱其實爾今覲所造孟兼文稾序嘉其語粹而辭達他日必耀前而光後其惓惓猶前意也伯温作土中人將二載俯仰今古不能不慨然興懷孟兼請濂題識序後因書伯温昔日之言以表吾愧操觚之時淚落紙上洪武十年三月二十五日

跋胡方柳黄四公遺墨後

右鄉先生手帖四紙前二帖則脩道先生胡公汲仲巖南先生方公韶卿與梅溪傅君者也後二帖則柳文肅公道傳黄文獻公晉卿與初齋王君者也巖南有異才常游杭都盡交天下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竒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會天下多故三以策告丞相陳宜中不聽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上而宋籙已訖終身思宋一飯不能忘每語及之輒涕泗交頤世稱為節義之士胡公實巖南至交而柳黄二公皆

其門人是三君子者其學行已載元史人咸得聞之唯巖南不出仕世之知者或寡故濂特加詳焉梅溪諱光龍字子才時為嘉興路教授仕至福州候官主簿以終初齋諱良玉悚璞其字衢州常山縣教諭令翰林待制褘之父也初齋乃梅溪之甥金華俞恂又初齋之外孫其簡牘流傳蓋有所自云恂來學經於濂以濂常及洒掃柳黄二公之門裝褫成卷俾題其後義不敢辭

跋鄭仲德詩後

浦陽鄭君仲德生之歲與余同其名與余同少而從學於吴貞文公又與余同長而多髯又與余同不善飲酒又同余中歲自金華徙居青蘿山中又與之同里故余二人交最洽也去年冬余朝京師仲德欣然與余同舟游三吴山水間起居飲食無有不同者仲德既至喜斯游之美發為歌詩以寫所遇而余則入侍兩宫晨趨而夕還留數月無一日之暇卒不能繼仲德之作心竊自嘆兹游也幸與仲德同而景物之佳者皆為仲德所攬

結余不獲效焉何其異耶及乎東歸仲德累以為言余耄昏好睡竟不能成詩以與仲德相馳驟既而笑曰物之同者一則同二則異矣余與仲德方相與如一人仲德之言猶余之言也何必出余之口而後為同耶仲德之詩美矣而余效而似焉尚未免為異苟不之似非自取異耶多言以求異曷若忘言而歸於大同之域也耶仲德知道者也必以余言為然

跋遯山翁行狀後

何氏為吾婺甲族簪紱相繼至文定公出上繼考亭遺緒以性命之學衣被後人其名益盛矣遯山翁鳳字天儀公之羣從子言論風範亦可以冠冕風俗五尺之童至今皆能言之蓋有其實者雖無文而自彰實或不足而假空言以張之末必能著此無他其理固應爾也濂在禁林翁之諸孫穆持行狀求題聊相與一論之或謂翁之行必待文而始傳者抑過矣穆循循雅飭無愧於文獻家子孫云

跋西臺御史蕭翼賺蘭亭圖後

予幼時聞文皇遣蕭翼賺蘭亭叙於辨才事類疑之以為文皇天縱人豪未必為是瑣屑也及覽劉餗傳記云蘭亭叙因梁亂流落人間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又獻之晉王廣即煬帝也帝不之寶僧智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竟不從果索果死弟子辨才獲焉文皇為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羲之書蘭亭叙終不至及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

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由此而觀辨才之師乃智果非智永求蘭亭叙者乃歐陽詢非蕭翼也汝陰王銍性之采錄所載謂錄父子世為史官是正文字尤精其言當不妄遂詆蕭翼之事鄙妄狹陋僅同兒戲且云秦邸不能遣臺臣文皇始定天下威震萬國尫殘老僧亦何敢靳一紙書其意正相合予疑於是頓釋或者猶云辨才所居雲門寺有翼留題二詩秦晁黄三公皆信而不疑此固不足取以為據至若閻立本會辨才蕭翼圖則出

於何延之等傳會謂為立本當時之所親見尤非也今閱此卷遂執筆詳識如此年耄神昏未必能中乎理又俟博雅君子定之

跋王獻之保母帖

右王獻之保母帖說者謂勝於定武蘭亭初刻葢此帖乃獻之親書於甎而又晉工刻之若蘭亭則馮承素等鉤摹而又唐工鐫之所以精神氣韻夐然不侔也或者不知猶妄有所疑姜堯章乃作辨評一篇設為問答援

攟甚詳博雅君子宜取而覽之正不必求題識之多也

跋葛慶龍九日詩

江乘沈元督道士持草書九日登高古詩一卷謁余詩後不著氏名但題越臺洞主四字道士悵然曰吾愛此卷甚見當世巨儒多叩之鮮有知者閩公素稱該洽願有以識焉予惡足以語此頗記謝先生言越臺洞主名慶龍姓葛氏廬山人久居越中能為詩詩務出不經人道語甚者鉤棘不可句每客諸公貴人諸公貴人燕饗

方樂或為具紙無問生熟連幅十餘慶龍睥睨其間酒酣落筆颭颭不自止皆鵬騫海怒欻起無際然為人簡躁喜面道人過壹有所忤即發洩無留隱非知其磊落無他腸多疏之惟嗜聞音樂又不甚解居一室雜懸藥玉磬鈴醉後自揚扇撼之閉目坐聽殷殷有聲至睡熟扇墮乃罷晚尤落魄依王主簿居初越臺有石洞樵獵過者必祝以為有神慶龍恍之刻已像洞前自稱為飛筆仙人越臺洞主死之日遺言王主簿我死當瘗我瘗

我必於是洞且用儀衛鼓吹為導使樵獵祝我如祝山神慶龍初為浮屠中更衣道士服晚又入儒人莫測其意出語頗涉玄怪恍惚不可辨君子謂其為詩之仙鬼云令觀此卷所作雖雜於幽澁而其竒氣横發直欲騎日月薄太清視争工於組織紉綴間者不翅猿鶴之於蟲沙有如慶龍何可少也余故脩道謝語書而歸之使知慶龍非躚躚媚學躚躚媚學輩可及則其不為慶龍者又可得耶

跋傅氏户券後

右户券二番姑蘇傅君著所藏裝褫成卷請予題其後予頗記元太宗以歲甲午正月滅金越十有九年壬子而北籍方定世祖以至元丙子正月平宋越十有五年庚寅而南籍方定開基創業之君其甚不易也葢如此是券之存猶可見元初政令之概不特著之賢能保守先世遺物而已也著字則明與弟範皆舉進士著選常熟校官範為肇昌會寧令云

跋俞先輩所述富春子事實後

宋季時有孫君者其先居富春因自呼富春子七歲而病瞽遇異人授以音律推五數播五行之術其於萬物始終盛衰恒於音决之周垣未第時坐於觀橋市肆厲聲詬僕孫君聞其聲往揖之曰狀元何怒邪周以其紿已不答後果擢進士第一楊克齊同鄧中山遊虎林會孫君亦至楊戲君曰我何如人孫君曰公貴人也曰我食禄乎抑白衣也曰公自慶元初類試調瀘川尉浮沉

久之歷知晉果二州矣何謂白衣楊大驚復問曰吾禄止是乎或未也曰不久即遷大理少卿再典一大藩却從方外之士遊耳已而由理官以直寶謨閣知重慶府遂主管千秋鴻禧觀以終江子遠舍選出身教授池州負氣好凌人當路惡之欲誣以罪孫君曰不可子遠雖少未易輕蔑二十年後必秉國鈞也其後言輒驗程吉公集客命孫君次第聽其聲聽已歷指曰此異時朝士也此異時院轄也此異時法從也此異時執政也旁有

韋布之士劉姓者聞其語大笑之孫君曰汝何人乃敢
爾耶或曰毋相慢此秘書丞劉公也孫君曰大白山老
儒生耳烏能入秘書衆一笑而罷吉公籍記其言無一
人差者其神奇往往類此惜乎為史嵩之所忌謫死遠
方今去孫君未百餘年故老凋落殆盡人罕有知其事
者伏觀俞先生用中所述猶可見前輩聞見閎肆有非
安於寡陋者所可企及如瀌不敏於先生無能為役令
因孫君六世孫朝可求題遂以舊聞附於先生論著之

後以補其所未足焉若夫孫君所言趙録已訖王元春典鄉郡李全貢玉柱斧及詐假布囊四事太史氏嘗録之令不敢瀆告之也孫君名守榮先生謂為髙禁意其筆誤或别有依據云

跋李伯時馬性圖

元豐七年李公麟寫馬性圖云贈龍山友人李元中當是時公麟猶未舉進士而其家桐城抵彭蠡為近故嘗過馬見野馬千百其羣而為此圖貌其自得之性也自

元祐中擢第尉南康累遷至御史檢法十年之間晝事不暇時講而其心終不忘去逮元符末遂以病痺謝事歸隱龍眠山莊益潛心弗懈筆意之精超入妙品識者至比之顧長康張僧繇則公麟之名能傳於世也固宜然黄庭堅言其風流不減古人以晝為累世因以藝名之此又不得不為公麟惜也嗚呼學士大夫擇術之不可不慎也如此夫龍山即龍眠山在桐城西北元中公麟弟也傳記謂公麟及二弟公庚元中咸以文學著時

人目之為龍山三李今公麟稱元中為友人殊不能曉豈元中者或其同姓之疏屬耶傳記之訛亦未可知也

跋廬阜三笑圖

廬阜三笑圖葢寫徵士陶淵明道士陸脩靜及浮屠慧遠也相傳圖始於廬楞伽世人臨摹者甚多而儒先是非之者亦不少其非之者則曰慧遠卒於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脩靜没於宋元徽五年丙辰壽七十二丙辰相去正六十載推而上之脩靜生於義熙三年

丁未慧遠亡時修静纔十歲耳至宋元嘉末脩静始來廬山則慧遠之亡已三十年餘淵明之死亦二十餘歲矣若淵明生於晉興寧二年乙丑少慧遠三十一歲終於元嘉四年丁卯距慧遠亡年巳五十矣固宜相從也安取所謂三笑哉其是之者則曰自蘇長公作三笑圖贊而黄太史遂以三人者實之如蒲傳正劉巨濟晁無咎之流皆明著之篇翰陳舜俞造廬山記亦與太史正同此數公者皆號博學多識脩静之事其有不考者乎

葢晉有兩脩靜議者弗是之察故遂致此紛紜也趙彥通廬岳獨笑之編乃黄口小兒强作解事者耳二者之論其不同有如此者維揚郭君逵以此卷求題凡淵明之出處國朝諸大老若蕭貞敏公同文貞公楊文獻公商文定公及司業硯公論之已詳區區末學何敢妄贊一辭姑取前輩是非之未决者就洽聞之士質焉

跋匡廬社圖

右匡廬十八賢圖一卷上有博古堂印識不知何人所

作揺法學馬和之人物布置則彷彿東林石刻而韻度過焉其二人相向立一人戴黄冠手觸人袂而揚眉欲吐言者道士陸脩静也一人斂容而聽之者法師慧遠也其一人冠漉酒巾被羊裘杖策徐行而蕭散之氣猶可挹者陶元亮也其一人躡屩摳衣笑指元亮者畢穎之也其一人執羽扇宴坐芭蕉林下者遠之弟慧持也其一人與持對坐合爪竪二指者僧跋陀也其一人俯仰其手揺麈尾拂坐陀下者宗少文也其一人居持右

低首作禮而為貌甚恭者僧曇順也其一人皆披衣行一人持鐵如意一人展卷讀一人美髯而反顧者則劉程之雷仲倫周道祖也餘則余忘之矣又頗記程之蓮社文云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慧遠命正信之士豫章雷次宗等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般若臺精舍脩西方淨土之學今所畫止十八人取著名於時者也人數增減相傳有不同者所記異辭也或疑脩靜與遠不共時者蓋晉有兩脩静此正世稱簡寂

先生也當是時晉室日微上下相疑殺戮大臣如刈草菅士大夫往往不仕托為方外之游如元亮道祖少文輩皆一時豪傑其沉溺山林而弗返者夫豈得已哉傳有之羣賢在朝則天下治君子入山則四海亂三復斯言撫圖流涕

跋米南宮夷曠帖

予嘗評海嶽翁書如李白醉中賦詩雖其姿態傾側不拘禮法而口中所吐皆成五色文今觀與李邃手帖因

書其語而歸之邃字夷曠公擇子也大觀間嘗為顯官云

跋潘舍人年譜

默成先生潘公事蹟載於舊史列傳及李燾陳均羅大經諸家之書者為詳然所載頗有可議公初授辟雍博士不赴後以累遷為秘書郎列傳則謂自辟雍擢居館職公為主客員外郎歴著庭方出使淮南列傳則謂自員外郎即提舉常平公自嚴州請祠再入秘書進左史

而後有西掖之命列傳則謂自請祠之後起為中書舍人公攝起居即向子諲奏事其語稍涉於珍玩乃廷叱之陳均則謂子諲初以和議為是公大非之及是同奏事子諲與公交爭於殿上上怒遂俱罷羅大經則又謂子諲與高宗論筆法故公斥之公辭免秘書少監狀自言建炎四年除提點荆湖南路刑獄不赴紹興二年任左司員外郎僅兩月差知嚴州公家所記遺事則謂紹興元年三月遷提刑十二月入左司凡若此類皆顯然

謬戾有不難辨者令之去公廟二百年餘公之官序言行鄉先達類能道之而紀述之家乃復不同如此況欲考夫千載之上者哉濂幸生公鄉自幼頗聞公之事因薈萃諸家取其理通者倣朱子作程洛公年譜例為文一通凡三千餘言藏之仙華山中以俟博雅君子審定之庶幾求公之事者無惑焉耳

跋徐氏譜圖後

余在幼時聞金華有韋齋徐公諱澄字清伯宋淳熙丁

未進士起家教授邵州官至中大夫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風節行義與義烏徐文清公僑並稱世號二徐韋齋生知南陵縣事静孫南陵生嚴州司戶參軍木潤咸淳辛未進士號能繼父學者與弟咸淳戊辰進士文潤壽皆百歲司戶生應虎應虎人稱為文蔚先生通諸經尤長於詩且善書立碑碣者多求焉鮮於奉當樞極器重之累應進士舉不利遂授徒以終其身先生生季泰亦善讀父書以文學稱季泰生敏文采英發縣自諸生

貢入成均為弟子員敏閒來謁問之乃知先生之介孫子常拜先生於菱湖上先生所期望者甚大今見敏如見先生焉予竊怪其書詩之澤何能數世不替如此及敏以譜系圖相示則知韋齋之父贈大中大夫瓊太中之父太府尹綸太府之父九府君衡皆積德樹善有以致之其所由來非一日矣嗚呼賢哉敏悼譜牒厄於兵燹無以知其詳悉心捜訪得數紙於蠹蝕之餘欲重為編輯奉父之命求予為之題識故書其所聞者系於末

簡徐氏初居汴梁其遷金華自九府君始云

跋鄭生琴譜後

宋季言琴學者多宗大理少卿楊公纘纘淳祐中人最知琴一聞琴聲即能别其古今每恨嵇康遺音久廢與其客毛敏仲徐天民力求索之歷十餘年始得於吴中何仲章家纘因共定調意操凡四百六十有八為紫霞洞譜一十三卷自時厥後徐之弟子金汝礪復深憂其學不傳乃取纘所未及者五音各出一調一意一操總

為十五名之曰霞外譜而康之遺音至是無餘憾矣東白何君巨濟嘗受學於徐之父子而浦陽鄭生瀛又受學於何君瀛因輯録手彈者分正外二調為譜各一卷雖不皆與汝礪所著者合要其源委有自矣近趙魏公號通音律自謂學琴終身不悟其趣嗚呼琴亦難能也哉瀛尚勉之瀛尚勉之

跋醴泉銘後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評為妙品鄭樵金石畧所載凡

二十三種而醴泉銘居其一銘刻於貞觀六年自貞觀至今七百有餘歲石剥泐已久世之所傳完善者多非真此本乃毘陵胡秦公武平故物神韻生動其為初刻無疑可寶藏也

跋三官祠記

右揭文安公所造曲阿三官祠記凡七百有餘言令藏道士白虛顥家虛顥裝潢成卷俾予識其後按漢熹平間漢中有張脩為太平道張角張魯為五斗米道其法

畧同而魯為尤盛葢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之鶴鳴山制鬼祭酒等號分領部衆有疾者令其自首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薶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實昉於此也夫至高者天至厚者地水縱大亦兩間一物爾何得與天地抗哉今並稱之為三是必有其說矣公執文章政柄呼噏一世乃議不及此而鋪張鬼神之情狀一切歸諸道家公之立言誠未易窺測哉虛顯往南陽見

著絳帕頭鼓琴焚香者幸以公文問之

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銘

右宋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墓誌銘一通秘監何畊道夫之所撰也道夫廣漢人故知得治蜀之事為悉而公之行能勞烈亦獨於蜀為最著紹興中公為川陝宣撫副使患蜀之困於漕運也乃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行營田之法所營至二十萬糧種分給外實入官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金州墾田五百九十七頃歲入

萬八千六十餘斛不與焉誌中所謂移司益昌以便餽運繼脩營田之政是也蜀雖罷兵而財用不足歲計猶闕錢七百七十八萬緡公奏增印錢引四百萬復患無錢以權之即利州鑄錢歲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率費二千而得千錢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監官錢七萬緡四路稱提錢十四萬緡為鑄本其後增至十五萬蜀中因此優裕宣總所椿積錢五千餘萬緡其餘苛賦一切裁削誌中所謂減科斂至七百萬緡是也公在閫

時吳武順璘以右護軍都統制駐武興郭恭毅浩以樞密院都統制駐漢陰楊襄毅政以宣司都統制居漢中皆擁強兵自衛勢與大帥抗莫敢吐一語相可否公恩威並立獨能帖服之如犬羊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誌中所謂三大將拱手側足奉命惟謹是也嗚呼公治蜀六年而能俾財用足横斂減悍將服其效乃章章如此使久於其職又將何如也奈何天未厭亂姦檜得秉鈞軸忌公不附已而竄逐以死悲夫然公之見忌於

檜士夫夫皆能誦之至於道夫方為檜之所忌則或者
未必盡知之也道夫嘗為類省試第一故事榜首不赴
大對者賜進士及第恩數視殿試第三人蓋優之也檜
方欲沮張魏公而道夫對策歷論蜀人難進易退之節
有髙視天下竊笑之語檜嫉之乃諭禮部令奏但賜進
士出身道夫亦視之澹如未嘗一跡貴人門登第三十
年始名為倉部郎累遷至祭酒鄉人趙温叔為相雅欲
相鉤致亦不肯就及温叔罷蜀人為所引者皆被逐獨

道夫不染物議使其居公之位其尚甘屈志以附檜乎雖職位不同功績遂異道夫清峻之節未必有愧於公也然則公之墓誌非道夫為之孰可為之哉公之子德肖不求之他人而屬之道夫良有以也吾友彦淵氏公之九世孫以葉史君昌父所書此册求題故濂以所聞疏公治蜀之績而詳及道夫之事使覽者知士大夫立身以名節自砥礪有不隨世而磨滅者必將惕然自省也道夫以淳熙辛丑春始拜朝請大夫試秘書監之命

其秋輙求去乃除知潼川府令以秘書繫銜則誌文作於是歲春夏之間無疑史君公同郡人果齋俞先生之高第弟子雖南康之節不完然字畫儘佳鮮于伯幾謂其極善用筆至欲下拜而此册尤其得意書可寶也因併及之至正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里後學宋濂謹題

劉參軍黄牒跋尾

西昌劉氏素號簪纓家由宋治平元年至咸淳十年擢第奉常者八人與鄉闈之貢者又二十九人其諱在中

字伯正者凡四被薦送方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授文林郎永州録事參軍此蓋其九月所受黄勅也宋舊制告與勅多兼給思陵以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即位於應天府戎馬紛紜庶事草創其月十七日始詔文武官自大中大夫正任觀察使以上並命辭給告餘則令吏部具鈔降勅則當時給敕者頗衆不特初入官令録而已後因臣僚奏請洊詔已給勅官候法物成時逐等依舊給告則三年三月九日也牒後所書中大夫守右丞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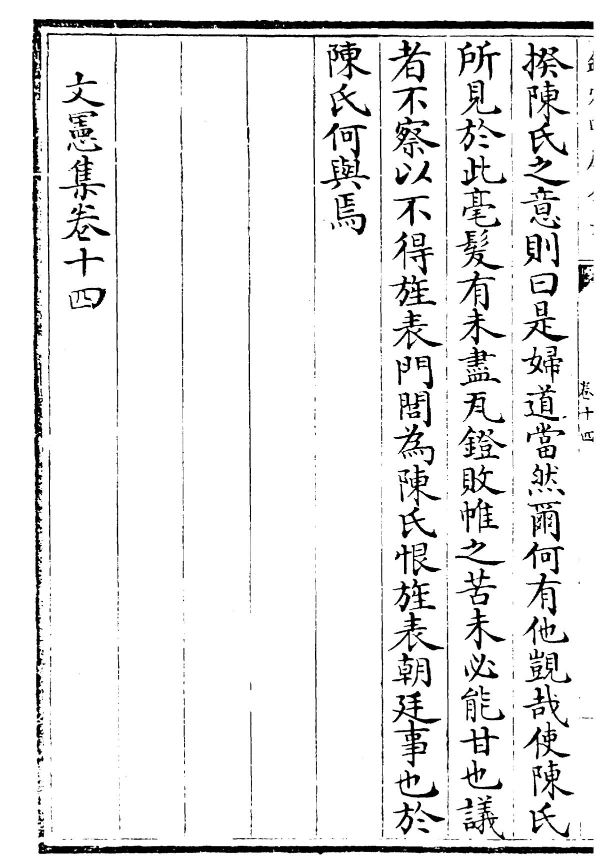
大夫守左丞顏而不著其名朱名勝非謚忠靖顏則名岐蓋元年十一月思陵駐蹕維揚越十日擢岐與許景衡為尚書左右丞二年五月十三日景衡罷而勝非代其位以月日較之必知其為二人矣又書正議大夫守右僕射而不着其名氏當是黄潛善無疑或謂為李綱殆非也綱自元年七月五日自右僕射陞左僕射潛善從門下侍郎為右僕射是月綱即出提舉洞霄宮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潛善始拜左相此牒給於是歲之九月

其以右僕射繫銜非潛善而何職事銜之上三人者並加守字凡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高者稱守官階同則無之此猶循唐制也嗚呼潛善主和誤國真姦臣之雄不足汚君子齒頰岐亦小人力黨張邦昌詆綱為金人所惡不可使秉鈞軸章至五上而不愧惟勝非差强人意律以春秋責備之義亦有不得免焉區區貴富能幾何乃無所忌憚至於如此墓骨已朽覽其官氏人猶指議之有憤惋不平之氣果何為者哉參軍八世

從孫職方郎中崧出此於破壞之餘演飾以成卷軸然自宋迄今已歷二百四十又五年矣宋之取士用辰戌丑未建炎二年屬戊申其秋親試進士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蓋元年丁未翠華出幸江南故無暇及之爾因并書之以解讀者之疑云洪武五年冬十月一日

跋樂貞婦傳後

樂貞婦陳氏蚤喪夫而養姑終身撫二子至於成立子



揆陳氏之意則曰是婦道當然爾何有他覬哉使陳氏所見於此毫髮有未盡瓦鐙敗帷之苦未必能甘也議者不察以不得旌表門閭為陳氏恨旌表朝廷事也於陳氏何與焉

文憲集卷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秦　朴